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二十九回 信奸言頑寇劫征衣 出偈語高僧解大惑

話說李義說道：「張二哥，今天風霜雨雪已消了，但狄哥哥昨天往尋地方紮屯征衣，因何至今不見回來。待他一回，好趕到關了。」張忠道：「三弟，我想這狄哥哥實有些呆癡，前數天一人獨出，險些被飛山虎結果了性命。今日又不知那裏去了。」正言之際，忽有軍上飛報：「啟上二位將軍，前面遠遠刀槍密密，不知那裏來的軍馬，恐防征衣有礙，請二位將軍主裁。」李義喝道：「有路必有人走，有人馬必持軍器。我們奉旨解送征衣，誰敢動他一動，輕事重報的戎囊，混賬的狗王八！」軍士不敢再多言，去了未久，又來報道：「啟上二位將軍，兩彪軍馬殺近我營來了。」張忠、李義齊言：「有這等事！」一同出外觀看，果有兩校軍馬，分東西營殺進，刀槍劍戟重重，喧嘩喊殺，大呼：「獻出征衣。」牛大王五千嘍羅，衝進東營，二大王五千嘍羅，殺入西營，張忠、李義連呼：「不好了！」即速上馬，取傢伙不及，李義拔出腰刀，張忠抽出佩劍，喝令眾軍抵敵強人。豈知牛剛、牛健的人馬，分左右殺將進來，好生厲害。但聞高聲叫喊：「獻出征衣。」張忠、李義心慌意亂，各出刀劍迎敵。張忠擋住牛健，李義敵截牛剛，東西爭戰，那裏顧得征衣，三千軍士又不知嘍羅多少，喊戰如雷，早已驚慌四散，紛紛逃竄，各自保全性命去了。當下三十萬軍衣，及糧草盔甲馬匹，盡數被劫上磨盤山而去。再言張忠與牛健對敵，手劍短小，抵擋大砍刀不住，只得縱馬敗走。卻被牛健追了三四裏，幸得李繼英遇見，一同奔來接戰，張忠復回馬，二人殺退牛健，也不追趕。

且說李義與牛剛大殺一場，亦因腰刀短小不趁手，放馬敗走。牛剛見他去遠，不來追趕，帶領嘍羅回歸山寨，卻遇牛健，兄弟喜悅而回。

先表李義敗回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可恨，可怒！不知那裏來的強盜，如此厲害。」又有敗回軍士聚集報道：「啟上將軍爺，征衣、糧草、馬匹，盡被劫去了。」李義一聽，連聲說：「不好了！」又問：「張將軍那裏去了？」軍士道：「殺敗而逃，不知去向了。」李義正在煩惱，張忠已至，又多出一個李繼英，未明緣故。繼英細細說知，方知磨盤山上的強盜受了孫雲之托，來劫征衣。李義聽了大怒，悔不當初殺卻這奴才。又道：「二哥，不若我們帶了軍士，殺上山去，奪取軍衣回來如何？」張忠道：「三弟不可，方才我二人已被他們殺敗了，保也保不住，那裏奪得轉來！」李繼英道：「軍衣果在他山中，且待狄爺來時，再行商量吧！」李義道：「你們且在此招集敗殘軍士，監守空營，待我去找尋狄哥哥回來便了。」張忠道：「焉知他在那裏，何方去找尋？」李義道：「人非蠅蟲之類，身長七尺之軀，藏得到那裏，有什麼找尋不到？待我去找回哥哥，將山中一班狗強盜一齊了決。」說完，怒氣衝衝，加鞭而去。張忠與繼英只得守了空營等待，也不多表。

且說磨盤山牛氏兄弟帶了一萬嘍羅回到山中，將三十萬軍衣，收點停屯了，犒賞眾嘍羅，弟兄開懷樂飲，談笑一番。牛健忽然想起，拍案說：「賢弟，不好了，此事弄壞了。」牛剛道：「哥哥，因何大驚小怪起來！」牛健道：「賢弟，征衣劫差了。」牛剛道：「到底怎生劫差了。」牛健道：「三十萬軍衣，乃是楊元帥眾兵待用之物，被我們劫掠上山來，楊元帥豈不動惱麼？他關內兵多將廣，經不得他差出大軍前來征討，我弟兄雖有些武藝，那裏抵擋得過他，可不是征衣劫壞了麼？」牛剛聽了，頓然呆了，連聲說：「果然搶劫得不妙了。楊元帥震怒，必不乾休的，哥哥，不如今齊速速送回他，可免此患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牛健道：「賢弟，這是你攛掇我去搶劫的，如今劫了回來，又叫我送回，豈不是害了我麼？」牛剛道：「如今已劫錯了。悔恨已遲。楊元帥大怒，他兵一到，這萬把嘍羅必不濟事了。不若及早送還的妙。」牛健道：「我兄弟做了十餘年山寇，頗有聲名，劫了東西，又要送還，豈不倒了自己威名？而且被同道中譏笑不智了。」牛剛道：「如若不然，怎生打算？」牛健道：「朝廷禦標，楊元帥征衣，擅敢搶劫，還敢大膽送回，只可將腦袋割下送獻，方得元帥允準。」牛剛道：「果然中了孫雲之計了。」當時一個著急一個慌忙，思來想去，不住吃酒。到底還是牛健有些智略，呼道：「賢弟，我有個道理在此，我們不免連夜收拾起金銀糧物，帶了征衣嘍羅，奔往大狼山，投在贊天王麾下，定然收錄。若得西戎兵破了三關，西夏王得了大宋江山，你我做一名軍官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牛剛喜道：「哥哥妙算不差。」二人算計已定，傳知眾嘍羅將征衣車輛數百，駕起推出山前，並糧草馬匹，一齊載出。二人收拾財物，然後紛紛放火燒焚山寨，下山而去。

再說焦廷貴奉了元帥將令，匆匆來到荒郊，日夜馬不停蹄，已是時交五鼓，尋覓欵差不到。他在馬上思量：奉了元帥將令，催取征衣，豈知鬼也不遇一個。元帥限我明天午時繳令，如尋至天大亮，回關繳令，就來不及了。如今我不往遠處找尋了，且進前邊數裏看看吧。於是他手持火把，不覺行了數裏，猛然抬頭一看，只見火光衝天，山丘一片通紅。焦廷貴在馬上道：「這座山乃磨盤山，山上兩只牛，做了十多年強盜，從來沒有一些兒孝敬我焦將軍。如今山上放火，不免待吾跑上山去打搶他些財寶用用，豈不妙哉！」言罷，拍馬加鞭，趕到山峰。只見寨中一派火光，那有一人，便道：「兩只頑牛都已走散，想是財寶一空了，下山去吧。」打從山後抄轉，且喜明月光輝，天猶未亮，跳下山腳，有座驛亭，進內仍有明燈一盞。焦廷貴此時腹內飢餓，就將乾糧包裹打開，食個痛快，解下葫蘆，將酒喝盡，已是醉飽，且將馬拴於大樹下，打睡於驛亭中。

此言慢表，卻說牛健、牛剛弟兄一路投奔大狼山，行至燕子河前，但無船隻可渡，只得繞河邊而進。到了大狼山，天色大亮，陽和日暖，雪弄冰散，吩咐眾嘍羅將軍衣、車輛、糧草、馬匹停屯山下，弟兄上山求見贊大王。有軍士進內稟知其事，贊天王頓時升座金頂蓮花帳，百勝無敵將軍子牙猜對坐，還有左右先鋒，大孟洋小孟洋坐於兩旁。贊大王傳令，速喚牛氏弟兄進見。牛氏弟兄進至山中帳下，同見贊天王已畢，仍然跪下。贊天王開言問道：「你二人叫牛健、牛剛麼？」弟兄二人說：「然也。小人乃磨盤山上強民，乃同胞手足。」贊天王道：「你二人既然在磨盤山為盜，而今到此何乾？」二人稟道：「啟大王，小人久已有心要來投降麾下，愧無進身之路，幸喜得宋君差來狄青，解送軍衣到邊關，道經磨盤山，已被小人殺退護標將兵，劫掠軍衣到來，投獻大王。又有三年糧草，並財帛馬匹，精壯嘍羅一萬二千，伏乞大王一併收用，小人弟兄，當效犬馬之勞。」贊天王道：「孤打聽得朝中狄青乃一員虎將，況三十萬征衣，豈無將兵護送，你弟兄有多大本領，殺退得解官，搶劫得征衣，莫非楊宗保打發來的奸細，欲為內應麼？」二人道：「大王，小人並非楊宗保打發來的奸細，現在磨盤山已火焚山寨，乃是有憑有據的。三十萬征衣，餘外金銀，萬餘嘍羅，馬匹糧餉，都在山下，並沒有絲毫隱瞞的。」贊天王聽了，吩咐大孟洋下山去查明。大孟洋領命，立刻下山逐一檢驗訖，即回帳中稟知，贊天王方才準了，收錄兄弟二人。一萬二千嘍羅兵注名上冊，糧餉歸倉，馬匹歸廄，金寶收貯了，又將三十萬征衣散給眾兵。這些西戎兵，多是皮衣裘褲，比了大宋軍衣；和暖得多，是以眾兵用不著，原封不動，待等狄青一到，原璧奉還。此是後話，也不煩言。

卻說狄欵差上一夜在報恩寺安宿，至次日早晨乃十月十三日，紅日東升，急忙忙洗漱用茶已畢，就去告別老僧，聖覺禪師微笑道：「王親大人，征衣昨夜已失，但願有歸回之日，大人也不必介懷。如今貧僧有偈言數句相贈，大人休要見笑。此去便有應驗。」狄青細思，這老和尚未逢面即知名姓，是個深明德性、潛修品粹的高僧，故一心恭敬，敬領偈言。當下這老和尚向袖中取出一柬，遞與狄青，狄青雙手接過，口中稱謝道：「得蒙老師指示，感德殊深。」將出柬來一看，有詩四句，詩曰：

匹馬單刀徑向西，高山煙鎖霧雲迷，
半途刺客須防備，莫教奸奸逞意為。

狄爺看罷偈言，收進皮囊，又道：「小將此去邊關，不知吉凶如何？還求老師再指迷途，更見慈悲之德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大人乃保宋大臣，縱有凶險，自能逢凶化吉，何須多慮。」狄爺聽了道：「老師妙旨不差，就此拜別。」早有少年僧牽出龍駒，狄爺坐上，執起金刀，出寺而去。

再說焦廷貴在驛亭中睡醒轉來，一輪紅日，早已出現東方，揉開二目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」插回腰刀，拿起鐵棍，急匆匆解下馬，跨上征鞍。只為奉元帥將令，要是日午後趕回關中，楊元帥軍令森嚴，一過期限回關即要領罰，是以焦廷貴睡醒，急忙忙的跑

走。當時一心回關繳令，只礙著積雪結成冰塊，一見太陽就消化了，馬要快時，地滑難行。這焦廷貴生來性情躁急，說：‘不好了，我趕回關去，尚有七八十裏路程，如今已是辰時，這馬又行走不快，如何是好？罷了，不要坐這老祖宗，丟下他吧。’想完，忙跳下馬，撇在路旁，不知造化何人，書中也難交代。

當下焦先鋒一程踏冰跑走，反覺快捷，只見前面來了一位黑臉將軍。原來此人乃是李義，一路找尋狄欽差，路逢焦廷貴，問道：‘黑將軍可見狄欽差否？’原來李、焦二位英雄的尊容，黑得不相上下，所以李義稱呼他‘黑將軍’。焦廷貴見問，喝道：‘你這黑人，擅敢與焦老爺拱手麼？’李義道：‘不瞞將軍，吾乃狄欽差帳下副將，名叫李義，渾名離山虎的便是。’焦廷貴道：‘離山老虎果然凶，吾今與你鬥上三合，強似我者，才算你為離山虎，如怯弱於我，只算煨灶貓。且看鐵棍！’言罷，當真打來。

不知二人如何交戰，焦廷貴如何回關繳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